

目 录

第 一 辑

大姊 ·····	1
小学教师 ·····	20
人 ·····	32
魔 ·····	38
小职员日记 ·····	61

第 二 辑

魔窟行 ·····	86
考试的故事 ·····	95
被摈弃的 ·····	105

第 三 辑

花园 ·····	112
夜记 ·····	116
狗与臭虫 ·····	120
冻死的人 ·····	122

附录一

记达君 ····· 高 钧 125

附录二

关于郑定文 ····· 小 河 131

似淡而实深的哀愁 ··· (法国) 于如柏 136

后记 ····· 巴 金 147

改版后记 ····· 150

大 姊

“我做大王，我做大王！”

“去！你的魂灵也给我关了，还做大王？”

两堵灰色的墙壁都带着“我不同你好”的神气，把胸膛挺得直直的，抬头望着蓝蓝的天空。天空可总和事老似地微笑着，象爸爸一样的嘴里喷着烟，——这是云，上常识课的时候周老师说过的，她说茶壶嘴里喷出来的东西就是云。可是二哥为什么这么凶？你做大王就神气吗？不卖你账，你给妈打屁股过的，……

可是那做二哥的把小拳头晃呀晃的喊起来：

“三鲜，排骨，八宝饭，老头子，猜呀！……猜呀！……”

你去“猜呀”去，才不希罕呢，你打屁股才好玩呢，两只手拉住了裤子拼命哭，……我不同你好，不同你好，明年也，也，……

泪水在眼里滚，孩子快要哭了。

我走上去，摸着孩子的圆圆的头（那头发是绒一样的柔软），说：

“宁康，又吵架了吗？”

孩子把眼睛眯了眯，滚圆的两颗泪珠跌了下来，脸上立刻现出了笑容，他一声不响，朝门内飞进去。……

下一瞬间，那位“二哥”也丢了“大王”，丢了“八宝饭”，不出声的消灭了。

“姆妈，舅舅来了！……”

尖嫩的声音喜气洋洋地从门内传出来。

孩子都同我亲近，真使我高兴。自己离开那个黄金色的和平的梦愈来愈遥远了，年岁把我送上了人生的征途，在那里，我曾几次从那残酷的生存的争战中被摔出来，跌得满心都是创伤，如今伤痕虽然已经结疤，可是我的童心却再也不能寻回了。

大姊的家我是熟悉的，这是一个“石库门”屋子，黑漆铜环的大门，进门是一个四方天井，两旁的厢房都住了人家。屋子里要有了什么新闻，再也逃不过上上下下的玻璃窗内的眼睛。一家房客是做西药生意的，新近阔起来，可是活报应啊，那个廿来岁的姑娘跟一个野男人相好了。据右厢房楼上的外婆说：她看见那野男人穿着瘪三洋装，天天晚上来找西药姑娘。左厢房的祥明娘立刻补充说：那一天天井里没人，她还听见他们唧唧的香嘴呢。

自来水龙头嘶嘶地喷着雪白的水柱，银色的污腻在女人脚旁潮湿地发亮，女人们在洗菜洗带鱼，一蹲就是半天，热

闹地叨叨着，发着议论。

临着天井，是一条高高的门槛，刚学会走路的孩子跨不过的。过了门槛是个暗沉沉的客厅，正中挂着个满遮着灰尘的大镜框，一个老妇人的脸永远阴凄凄地微笑着，叫人害怕，这是二房东的去世的母亲。肖像下面是个八仙桌，逢年逢节就供上四盆糕点，烧起香来。客厅两旁各有边房，大姊的家就在右边的一间里，房门口有煤炉子的。

我才踏进天井，就从那高门槛后面跳出了四个大大小小的孩子，一齐嚷嚷着：“舅舅，呵，舅舅！”并且向我扑过来，拉手的拉手，抱腿的抱腿，围得我路也不能走。那些女人都看着我们笑起来，议论道：“这舅舅真是，啊呀，哈哈！……”

我抱起那最小的一个，五岁的小芥菜向客厅走去。孩子乐得不住地拉我耳朵，边儿“罗罗罗”的唱。圆圆的小脸上，从鼻子到两边面颊涂了污脏脏的两大块黑，真象一只假灶猫，看着这个无邪的小脸，心里爱得发痛起来。

大姊坐在煤球风炉旁，给半岁的小毛头吃奶，这是她的第五个孩子，这会子把小嘴埋在母亲的胸脯上，啧啧的吸着，他边儿抬起黑晶晶的小眼珠来看我。“吱吱吱……”地呻吟着的铁锅下，跳跃着蓝蓝的火焰，菜蔬的香味一阵阵的冲进鼻孔里来。

大姊穿着件干粗活用的黑布夹袄，头发上衣服上落了许多烟粒子，一粒在额头上给抹碎了，彗星似的拖着条长长的尾巴。她笑着：

“定文，从家里来吗？里面坐去。”

“大姊，”我叫了声，就走向那住着六七个人的小小的房间里去。

在白天，关上了门后，一个小小的长方形窗子就成了空气和阳光的唯一来源。到了夜晚，说是要防空，便用块厚厚的油布把窗子蒙起来。这是姊夫的意思，大姊一口赞成，孩子们反正会睡得很香，也没有话。

其实，在从前不“防空”的时候，夜里这窗子也还是关得实实的。我曾为这事跟姊夫争论过一次。

“开窗睡要伤风的！”他说。

“哪里的话，”我说：“我就没伤风，我开窗睡的。”

“靠不住，”他喷着唾沫说，接着纵论现在的学堂都是胡闹，学生都爱时髦，讲究卫生，讲究道理，“结果呢，结果呢，”他颇得意自己用了这一句时髦话：“结果我的娘活到八十多岁还没有死，她就不知道什么卫生，什么道理，所以，所以是……”

大姊来圆场了，她说要通些风，固然不能全关（姊夫瞪了她一眼），但是开得大了，就不免伤风。我正想开口，她赶紧说：

“顺岳，你开一点透透气吧。”

此后便每夜留指头粗细的这么一条窗缝“透气”。

但现在既然连“空”都要“防”，这条窗缝自然就取消了。

带进了四个孩子，顿时就把个房间塞满了。

房间的上部给辟了个阁楼，另外住人，这是死去的房东老太婆设计的。因此天花板低得伸手可及，小芥菜也常要我把他举起来摸天花板玩儿。

我坐到唯一的一张桌子旁去，小芥菜坐在膝上，三个大的围在身边，嚷着：

“舅舅，讲故事，讲故事！”

小芥菜用手背抹了抹鼻涕（哈，我知道他象个偎灶猫的原因了），也嚷着：

“舅舅，讲堵事，讲堵事！”

大姊进来了，把睡得正甜的小毛头放到床上去，疼爱地望一望吵嚷着的孩子们，笑着阻止道：

“别缠舅舅了！”

在墙脚旁的一堆杂物里拿了只油瓶，又出去了。

我看见她的灰扑扑的背影消失在门角里。

大姊，这是曾为漂亮的姑娘的大姊啊！

谁还能从她现在的黄瘦的脸颊上寻出昔日的面影？可是在大姊年轻时，她的美丽曾是我家的骄傲，她那深沉清澈的大眼睛，丰腴而微黑的面庞，嘴角旁的一对浅浅的酒窝，是能够使秋天变成春天的啊！

记得她那时候常穿着一件苹果绿色的旗袍，把乌油油的头发打了双髻，结着紫色的绸片。她在一个香烟厂里做女工，每天早晨挟了纸包的饭匣子出门去，简直象个女学生呢。

她曾是个倔强的女性，有时候她放工回家，眼中闪着悲

愤的泪光，问她，却不肯说。但也何必问呢？每天在快放工的时候，工厂附近是有着苍蝇一样的大群的闲汉子，眼睛里燃烧着野兽般的欲火，专事侮辱没有保护的女人姑娘们以为笑乐的。她是受了欺侮了，但她却不肯告诉爸妈，怕他们要伤心。爸是公共机关的一个小职员，微小的收入是决不够养活妻子儿女的。

有一次她在家里躲了几夭，不敢出去：她把一个闲汉子打了，把他牙齿打出血来了。但因此被扣掉了几乎半个月的工资，这使她很痛苦。

但她仍是个快乐的姑娘，和熟人就有说有笑，笑的时候露出那一口好看的雪白牙齿。她不肯在口头上服输，譬如一个熟人逗她：

“女人算什么呢？俗语说：女人织丈布，不如男人跨一步，……”

她一定气愤愤的说：“这是放屁！孟丽君不是女人吗？她怎么做宰相的？”

“可是得女扮男装啊。”熟人说。

“男扮女装也有的，象周文宾，”她发觉自己举的例不怎么好，便急忙改正道：“这都是你们男人专制手段，专制压迫，……”

她说不下去了，熟人们便哈哈大笑起来。

邻居有一个金姑娘，是大公司的一个女职员，她受过中学教育，象孔雀一样骄傲，但她竟和不识字的大姊很合得来。

她对人夸赞大姊的聪明和勇敢，是个了不得的女人，只

是不识字，有些可惜。

由于她的介绍和鼓励，大姊在一个民众妇女夜校里读了四个月书。

这四个月真是她一生最幸福的时期，每天，天色快暗的时候，她放工回家，匆匆吃了些泡饭，就挟了几本书，高高兴兴的和金姑娘一同到夜校里去。金姑娘是在那夜校里教书的。

回来已经很晚，还喜孜孜的读书做算术，往往用功到夜深才休息，次日一早又须揉着眼皮上工去。

她瘦了，但她更美丽了。星期日晚上没课，她教小姊姊和我唱歌。于是我也会哼：

“三民……主义……”

或者：

“你呀你打桩哪，我呀我拉绳哪，我们不靠天，我们不求神！……”

金姑娘到我们家来，满口称赞大姊天资高，什么功课全好，爸妈都很高兴。

这夜校是一个中学校里的学生办的，教员都是热情的青年，上课的时候常常大声的宣讲什么主义，什么条约，什么次殖民地等等。大姊带我去听过一次，讲的人脸红得同关公一样，唾沫星子飞得远远的。据说有一个矮矮的先生（大姊叫他矮脚陈的），讲着讲着眼泪也滴下来了，一个学生立起来说：

“先生，你不要哭，你哭我们也要哭了。”

说得大家都笑起来，连先生也含着眼泪笑了。

先生所讲的大姊不全听得懂，可是每次都很受感动，尤其是有一次讲到男女不平等问题，大姊听了欢喜得象拾到珍珠一样，她冲动地立起来，嗫嚅着说：

“对呀，譬，譬如孟，孟丽君……也，也做过宰相……”她羞得耳根都红了，“男人女人本，本来……全一样。”

同学们都拍手表示赞成，先生也鼓励地微笑着，可是她昏眩地坐下来，心跳个不住。

校里举行演讲比赛，大姊是初级班的选手。

题目就是：中国的妇女。

稿子她自己拟。

会场里几百个人头黑压压地攒动，人声哄哄地响，但是比赛开始了，大家静下来。

第一个说：

“我们，我们要爱国家……我们，我们……”

第二个又是：

“中国是个次殖民地……受着帝国主义压迫……”

轮着大姊了，她脸色都变成了惨白，嘴唇颤抖着，但她鼓足勇气站到讲台上。

糟得很，看见那一片茫茫的人脸的海在前面动荡，无数对亮晶晶的眼睛在对她注视，她几乎要晕倒在讲台上了，但她强自镇静下来，由于一种可惊奇的力量，她第一句就把听众吸引了：

“诸位！中国的妇女是最最苦命的……比牛马还不如！”

……”

“拍喇喇”地响起了一阵春雷似的鼓掌声。

她胆壮了，不再惧怕了，仿佛那几百个听众是正义的化身，她要向它倾诉。话语象流水一样的从她嘴里吐出来，全然用不着思索，但每一句都能打进听众的感觉里去，仿佛说话的并不是她，而是亿万个受苦姊妹的共同的灵魂。她感到她一直压抑着窒息着的内心突然解放了，能够舒快地呼吸了，强烈的幸福感注满了她。

“我是做工的，”她说，“天亮做到天黑，工钱只有一点点，……流氓还要吃豆腐，欺侮我们……”

她所说的都是她最熟悉最痛切地感觉到的事情，这同样也就是大部分听众所最熟悉最痛切地感到的。她又提起孟丽君，这个传说中的女英雄成了她所崇拜的偶像，而这偶像也正是属于大部分听众的。

在什么一句话中她停顿了，发觉她自己是那样兴奋，不觉羞起来。她重又见到人脸的海在她前面动荡，无数对亮晶晶的眼睛在对她注视。她再也说不上一句话来，于是鞠了一个躬，就不出声地退下了。

但听众拚命鼓掌，拚命鼓掌，掌声把屋顶都快震破了。

她一生中奇迹似的演说了这么一次，这是第一次，亦将是最后的一次罢。

这以后不久，弄堂里忽然沸沸扬扬的传说着：金姑娘和一个男人轧姘头了，也没得到爹娘应许，也没拜过堂，就在外面租起小房子来了。

恶毒的诬蔑象腐血的腥臭一样，也染到大姊身上来，人们在后窃窃地说：“这个大姑娘也不正经……她每晚出去干什么？哈哈哈！……读书？金姑娘不也是读书的吗？……”

而一个邻人更真凭实据地说：他确乎看见大姊在马路上骑脚踏车，一个男人在后面跟。

这些话辗转传到父亲耳朵里，他大大地震怒了。

“你，你这不要脸的丫头！……”

一天晚上，他等大姊放学回家来就厉声骂道：

“爹辛辛苦苦养你大不是容易，我们家是清清白白的，你出，出我丑吗？……哼，读书，进学校，什么学校，还不是学养儿子……”

大姊羞愤交加，当场就把书籍练习簿都撕得粉碎，铅笔橡皮也都扔掉，奔到房里去大哭。母亲跟父亲吵了半夜，怕她寻短见，又劝了她半夜。

她病了几天，以后平静了，阴沉着脸每天做工去，回到家里很早便睡觉，沉默得象石头一样。

家里的人起先很害怕，父亲有些懊悔，又有些欢喜。但日子很快地过去了，一切不习惯的也就都变成了习惯。

只在我小学刚毕业的时候，她那可贵的倔强气质才又宝石似的闪耀了一下，爸妈都主张让我做学徒去，她却竭力反对说：她情愿再去做夜工，拿工资给弟弟进中学。妈很快地被说服了，爸后来也摇着头同意了。

她在和金姑娘认识的时候，沾染了金姑娘的那种骄傲的品性。这固然使她在丑恶的生活环境里站定了脚跟，却也成

了她到很大的年纪才出嫁的原因。

做媒的人来了，对象是五金店的伙计，糖食店的阿大……但她冷静而坚决地摇着头。媒人们愤愤地对人家说：“又不是闺阁千金，这样拣那样拣的，也不过是做工的呀……”以后就不大来了。

我初中毕业的时候，良善而固执的爸死了。我们想起他辛苦的一生，为着家，为着儿女，干得脊背都弯了，到了死，什么也没得到地就闭了眼，大家都哭得很厉害。但最伤心的却是大姊。我们到这时候才知道，她是如何地爱着衰老的父亲。凭着她倔强的性格，在那次受父亲责骂的时候，很可以做出反抗的举动来的，她可以出走，可以自立，因为她自己会做工养活自己，但她顾虑到这样的行动对于爸将是怎样可怕的一个打击，她便安静地屈服了。啊，她是多么痛苦地沉默了这些年呀！

差不多把家里的东西卖掉了一半，才把父亲的丧事办好了。我家本来租着一间屋子，自做二房东，也出顶了。一家人搬到一条又臭又脏的弄堂里，租了个狭小的前楼住下来。

这时，生产的就是大姊和小姊两个人，她们的工资实在也只够自己吃，家里可说已经是穷得很，连我自己也以为再不辍学是很可笑的事了。暑假里每天除了看小说就是翻报纸，学校里有免费学额，也不去申请。大姊知道了这情形，把我骂了一顿。

“你对不起死去的爸，你要做练习生老早就好去做，爸担子也可以轻些，他，他或许还可以多活几年……妈苦得头

发也快白了，不也是为了你？……想不到你这样不肯上进……”

说得我哭了，第二天一早就去讨免费申请书。我在毕业时考了第二名，很受师长们器重的，所以这请求后来是核准了。

这样，岁月在沉重的期待中逝去。我的一切都成了母亲姊姊们谈话的中心。身体高了些，脸孔圆了些，作文得了个“超”等，休业典礼中得了张奖状，都是她们无上的愉快。

在我高中的最后一个学期，大姊的工厂突然倒闭了，她失了业。家里的生计变成由小姊姊一个人负担了，我这一学期又是势在必读的。

这一时期生活很是凄凉，有时我放了午学，见家里没煮饭，就悄悄的溜掉。但妈或大姊多半把我喊住，在我袋子里塞这么一二元钱，叫我买烘山芋大饼吃，别让人看见。

又有人做媒来了：新郎是一个洋服裁缝，很能干，会赚钱的人，前妻遗下了三个男孩子，都会自己穿衣服了。“这姻缘是天配地合的呀，”媒人说：“你们大小姐人又和气，……”

大姊还能再冷冷地摇头吗？她已快近三十了，而且由于劳苦，忧愁，由于一个女工所应受的一切屈辱和压迫，她老了，已不再有十年前的那种动人的丰韵，时间已经在她额头上划上了几条细细的皱纹了。

母亲问她：这婚事好不好？她没有回答。

没有回答，可是在被头底下哭了一夜晚。

我懂得，她是为她破碎的幻梦而哭，她战斗了三十年，

但毕竟被生活的泥沼吞食了。

“舅舅，讲故事，讲故事！”孩子们吵嚷着。

我从深思中回过来，茫然应道：“好好，我讲我讲，可是讲什么呢？”

“讲个猪八戒罢。”

“去，讲呆大女婿……”

“你神气什么？你给妈打屁股过的……”

大姊在外面喊道：

“阿大，来搬小菜！”

把小菜都搬进来了，大姊洗了手，换了件阴丹士林旗袍，等姊夫回家来吃中饭。她从我膝上抱了小芥菜去。

“妈好吗？”她问；“我常常想回家看看妈，可是这许多孩子……”

“妈好几天住在小姊姊家里，她也知道你忙。”

“是啊，一天总是弄些吃的，洗洗衣服，换小毛头的尿布……”她摇了摇头，笑了一下：“学校里忙吗？”

我说：“事情做惯了也不觉得忙，只是很感到乏味，庶务的事究竟少兴趣，而且还要受先生们和学生们的气。”

大姊忽然笑起来，说：“人家都巴不得做庶务，好捞钱，偏偏你这傻子，清水一样的……”

我郑重地说：“大姊，你愿我一辈子当庶务员吗？”

大姊笑着说：“谁说的？大姊希望你做个大人物……”

我说：“那我就不能够做不道德的事，为了几个钱把我

的前途出卖掉，……”

大姊抚着孩子的脸，微皱着眉头说（额头上的彗星还没揩掉）：“不要太书呆子气，钱也要紧的，”她禁不住脸上现出忧容来：“譬如大姊，现在忙得气也喘不过来，要是你姊夫有钱，就可以用一个娘姨。”

我不愿她再说下去，打岔道：“姊夫近来不忙吗？”

她满脸烦恼的说：“那里会忙？布又买不到，一个月做不到几天，赚来一千二千马上就光了。他酒，酒又喝得很凶……”

“唔？”我吃惊道。

“喝醉了就眼睛红红的乱骂人，还打孩子，我，我真怕他！”

我痛苦地看着她的略微现着老态的脸，那上面密密地刻了许多头发一样的细纹。我想用什么话安慰她，可是我能够说什么？

大姊又笑起来，说：“傻子，你皱着眉头干什么？等布想着法子，就有五万件的一票制服好包下来，那时候就有好日子过了……”

我只得也欢喜地说：“嗯，是的。”

“你现在还写文章吗？”

“写是写的，”我说，“可是总写不好。”

“这有什么要紧，不管好不好都投出去，登出了就是钱。……”

姊夫穿着藏青色的夹袄裤，额上有三五条粗粗的皱纹，